



译文
新流行
情感

纽约女人

【美】琳恩·提曼 著 萧妃君 译

未眠夜



北京
45
K

Lynne Tillman

No lease on life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登录号	170219
分类号	I712.45
种次号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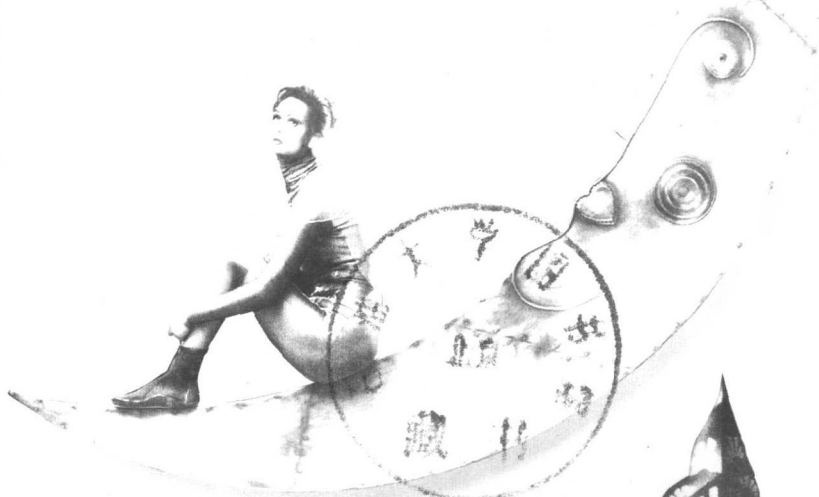
新流行 译文

情感

纽约女人

【美】琳恩·提曼 著 萧妃君 译

未眠夜



石油大学

0174458

No lease on lif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女人未眠夜 / (美) 提曼 (Tillman, L.) 著; 萧妃君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12

(译文新流行·情感)

书名原文: No Lease on Life

ISBN 7-5327-2740-8

I. 纽... II. ①提... ②萧...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980 号

Lynne Tillman
NO LEASE ON LIFE

Published in the U. S. A. under the title

No Lease on Life by Lynne Tillman

Copyright © 1998 by Lynne Tillma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JOY HARRIS LITERARY AGENCY; LYNNE TILLMA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200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1-300 号

纽约女人未眠夜

(美)琳恩·提曼 著

萧妃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33,000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ISBN 7-5327-2740-8/I·1587

定价: 13.80元



序：和纽约耗着

陈 村

这个叫伊丽莎白的女人很不幸生活在纽约，更不幸的是，她没钱没势还太敏感。纽约给她的是无尽的困扰：夜半那些让人疯了的声音，门廊里席地而卧的毒鬼和粪便血迹，无法指望的警察，让人厌烦的房东。有什么值得看顾呢：形迹可疑的人物，不良的气味，视野里的混乱和肮脏。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想还击，还想杀人。或者，自己的喉咙被割开，血汨汨地流。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城市呢，尤其纽约这样的城市这样的街区。纽约给她的是城市的魔影，毫无顾忌地向她袒露人世最丑陋的一面。连闭门自守的权利也不存在，连一点点的遐想也被剥夺了。迁徙到哪里去呢？伊丽莎白没动过这样的念头，也许是她的清醒，人一旦进了城市的笼子，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只有和纽约耗着。

伊丽莎白的敌人是无边无际的。她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来历。他们肆无忌惮地活动着，也许他们也是半夜睡不着的人吧，也许他们也被别的骚扰了。他们无



Bease on Life

处不在。他们有能量,要把人拖入脏水,一起打滚。精神和自尊、自爱等等成了生活的累赘,仅仅是不愿猪狗般地生活的念头就让人疯狂,而沮丧则成为经常的情绪。

和别的书不一样的是,作者在正文中间夹了不少笑话。它常常是不正经的,和正文没多大关系。读书读到这里看一段,笑一笑,才能把这个让人心烦的故事继续看下去。生活如果没有遐想来映衬,也只有靠那种笑话来打点了。无论环境多么不堪,人总是有办法对付的。

读完此书正是深夜。我庆幸自己周围的宁静,庆幸自己不曾那么敏感。五十步和一百步还是有所不同。但我无法优越地问一句:伊丽莎白,你现在还好吗?

2001.7.19

目录

序：和纽约耗着	1
第一部 长夜	1
第二部 短昼	113
你是伊丽莎白吗？ ——关于《纽约女人未眠夜》的二三问	239

第一部

长夜

Night and Day

不可忘记善待陌生人,也许当中
有天使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

随你取用任何一样,比如你脚边
的土地,并且善用它吧。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喀！嚓！喀！嚓——碰！

喀！嚓！喀！嚓——碰！碰！

喀！嚓！喀！嚓——碰！

喀！嚓！喀！嚓——碰，碰！

怎么回事？

不知道。

有个阿曼派^①的教徒开车经过，开了几枪吧。

他们只是一径地在附近乱蹦乱跳、晃荡吼叫，还打翻了她家这一带的每个垃圾桶。或许，他们正要去那个公园。他们很有技巧的，把垃圾桶一个接着一个地翻了，跟着发出野兽般的怒吼，来来回回四处跑。此时四男一女之中有个家伙突然举起一个垃圾桶朝一楼窗户扔了过去，没中。他和其他几个旋即抓起垃圾桶瞄准一辆车——这回

① Amish, 基督教门诺(Mennon)派中的严紧派, 因创始人名叫雅各布·阿曼, 又被称为阿曼派。



扔中了。随便哪个白痴都能用垃圾桶扔中车子。

汽车警报器漫天作响，这下没人睡得着了。紧闭的窗户顿时全被推开，每个人都把身子探向窗外看得目瞪口呆。窗外的情景真悲惨。

此时伊丽莎白也往窗外看。

每个人都睡眠惺忪，身上不是穿着皱巴巴的T恤就是破破烂烂的睡袍，还在腰际打了怪形怪状的结。此时是夜半时分或凌晨，天气很热，只有装了冷气的人家睡得安稳。夏季里，这一区的住户就是这么划分的：有冷气、没冷气，真悲惨。

伊丽莎白很想杀了他们——该有人挺身而出杀掉他们的。她打算用十字弓和钢制的箭，因为买这比买枪容易多了：合法，又不需要费时等待。但是十字弓才刚上新闻，她不禁怀疑大家是否会像买红色眼镜一样一窝蜂似的跑去买这玩意。或许她已经太疲累，想不出什么特别的花招，但是只要能把箭直直射穿一个家伙的脑袋——穿透中心点，刺穿眉心或从左耳进右耳出都好——她都能得到强烈的满足感。这家伙看起来应该像是漫画里的角色，双手摆弄着小时候父母亲买给他的笨玩偶，搞得玩偶的脑袋简直要分成两半。

伊丽莎白的箭会是真实的，而且她打算杀死那个家伙；在他将死的瞬间，他会露出惊诧万分的神色。不过，既然他脸上没有一丝懊悔，她自然无须感到歉疚。该会



有人打电话报警吧，她会被警察带走，那么万一她得坐牢呢？反正她会得到附近邻居的支持。她是初犯，没有犯罪纪录。他们会关她多久呢？最多八年吧。不知怎地，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个数字。或许是因为她曾听过一个连续强暴犯的故事：才关了八年就给释放出来，其中一个被害人还被切掉四肢，任由她痛苦死去。这太过残忍了。或许她可以在狱中利用时间多看点书，她不知道那里安不安静，她不确定那些女犯人是否和这群混混一样吵闹，或者更吵闹；说不定她们一点也不吵闹。监狱电影鲜有描写女囚犯生活的，所以她也不清楚。

她可能会杀个白种男人。他可能还在念书，或者有份工作，周末应该安排了节目。如果在半夜抢劫闹事，不太相信他是被逼的。她要杀的人不会是个权利受剥夺的社会边缘人，只会是个浑球，一个好生事端的家伙。她不是柏哈德·果兹^①——自封为“地铁警卫”，还疯得恣意滥杀。她会杀个像她自己一样的人，杀的时候手法干净利落，而对方可能会有些不高兴，但死得干净利落。虽然她会说这是反射动作，而一般人会认为她的行为疯狂，或根本就是疯子。认识她的人则会认为她的确疯了或是反应过度。伊丽莎白可以幻想到他们说个不停，看见他

^① Bernhard Goetz, 电子工程师, 于 1984 年 12 月 22 日搭乘纽约地铁时遭到四名黑人青年强行索要 5 美元。他开枪射击了这四个人, 并造成其中一人终身瘫痪。



们的嘴动个不停。她感到一阵恶心想吐。

她确信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事关能够一夜好眠、事关能够钻进被窝里安稳入睡，不必每个小时爬出被窝跑到窗边窥探——因为不是有人鬼叫就是大笑，不然就是震耳欲聋的音乐。总之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无聊的蠢事。即使是聪明有聊的事，她仍然憎恶他们。那么晚了，谁管你那么多啊！

她无法入眠，可能就这样彻夜倚在窗边，搞不清楚自己为何醒着。深夜里打911都没人理你，除非你大喊“杀人啊！”

另一个晚上，她被同住在这条街(为什么不是住在桥梁、隧道或其他什么鬼地方?)的一些白痴邻居给吵醒，他们群聚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嚣张地以球棍打玻璃瓶。每当瓶子被击碎时，他们便高声欢呼。当时是清晨五点。伊丽莎白把窗子开到极限，努力探出头和身子张望。她看着其中一名男子慢慢晃到啤酒瓶堆旁，然后极其审慎地选取瓶子——仿佛“瓶种”将影响他的打击。有三个女子，活像三个意志消沉的啦啦队长，也参与这场游戏。另有一个男子站在像是投手板的东上当起投手来，对着打击者投出一“瓶”。没打中，玻璃瓶落地碎裂了，打击者回复打击位置，摆好架势，准备下一次的挥棒。

伊丽莎白努力克制自己不要跳上太平梯，她尽量不吵醒洛伊地穿过漆黑的公寓，打电话给管区警局，值班警



员说会派辆警车过来巡视。三十分钟过去了，楼下仍在叫喊，瓶子不断地碎裂在地上。伊丽莎白再次打电话给管区警局，这回是语音接听，直到语音讯息结束，同一个警员接起了电话：

“第五分局。”

“我是刚打电话来的人。”

“嗯。”

“根本没有警车过来。”

“是吗？你还没看到吗？我已经派警车过去了呀。”

“我连个鬼影都没看到，而且我站在这里足足有三十分钟了。”

“这样啊……呃，我已经派一辆过去了。”

“他们还在敲碎瓶子，我没办法睡觉啊。”

“这个嘛，我已经拜托一辆警车过去，可是，晚上这个时段，我们实在有点忙……真不幸。”

不幸。这个警察的口气有点无可奈何。是很无奈，不得不打电话给警察或是当个警察。但至少他没说谎，她讨厌别人对她说谎，除非她自己也说谎。之前伊丽莎白打电话检举一场通宵舞会时，有位女警说：“我们正要调派警车过去。”警车一直没来，音乐仍然隆隆作响，伊丽莎白只好吞一颗安眠药。这场舞会是为“警察慈善协会”而办，地点就在常有许多白痴坐在门前台阶上的教堂地下室。

此时伊丽莎白从窗口探身出去，垃圾撒得到处都是。



她会杀了那家伙，她将怀着一种只可能维持一秒钟的无与伦比的快感杀了他。在这短暂且微不足道的一刻，疯狂的快感会在她体内窜流而过，但这或许值得呢。现在他正兴奋地活蹦乱跳，笑得前俯后仰：哇，这部车的窗玻璃全碎了！满地都是破酒瓶了！撒出来的垃圾布满人行道了！这一切会迅速腐烂而且散发开来，届时街上势必一片臭烘烘。她也跟着逐渐腐烂，直到她快死了。

这一箭会刺穿他那没用的、不成熟的脑袋，鲜红的血液会从伤口汨汨涌出，就像山姆·毕京柏^①的西部暴力片——他的电影，你也就只记得这么多了——拍这种电影真是个错误，但伊丽莎白想做的就是这样。被采访的时候她会说她的反应非关仇恨，而是为了保住尊严和社会生活空间，一个市民……不，应该说是一个公民的生存空间，那个空间绝不会充斥着你不想要的纷争，那是一个生活无虞的地方。你不必因为需要安静，而不得不搬迁到乡下或小城镇，静静地无聊等死。她会渐渐脱离现实，畅谈你可以期待从他人身上得到的东西，以及你所得不到的。她说那就是“尊重”。人人都这么说。

你挂在嘴边说的多半是你得不到的：尊重、性爱、金钱、睡眠。假使你已拥有，你也无须提起。当你已经拥

^① Sam Peckinpah, 美国六七十年代新生代导演，其作品《派特与比利小子》等开创了电影暴力美学的先河，对著名好莱坞亚裔导演吴宇森影响较大。



有,倘若别人聊起这些,你只会觉得没意思。当然,有钱人还是经常满脑子想着钱,希望可以拥有更多,而且害怕失去半点;他们多半有此认知:绝不在公共场合谈起自己渴望更多的财富。

这群白痴把垃圾撒在教堂门前台阶上,这群无法无天、骄傲的“狂放白痴”。还有斯文的白痴,洛伊宣称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乔,就是斯文的白痴。想到这儿,伊丽莎白静静地笑着。

她办得到的,她有能力和他们。她不在乎。在狱中她会像个疯子般狂笑、唱歌、写些牢中琐记,还会照顾小鸟;她会因为合理的敏锐洞察力而声名大噪;她会找到自己的使命,并且领悟受难的高尚与尊严;她会小心翼翼地摧毁自我。

那群白痴为他们所造成的破坏感到骄傲。破坏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伊丽莎白对她自己的抑制力感到满意。她没有爬出窗子冲下太平梯,一边拢紧她的睡袍以免曝光,一边飞奔到大街上连连挥拳揍扁他们、勒毙他们,或是拿刀猛刺,刺得他们一身坑坑洞洞。他们不会知道自己遭到什么东西袭击。

她可能发疯了,失去自我行为能力,时间只要长到在法律上足以被定为“无行为能力”、在“暂时性的精神错乱”中犯下此杀人案就行了。

法官大人啊,我发觉自己站在大街上而身上只披了



件睡袍，我的双手紧紧扭住他的脖子，不，他们的脖子。我手上握着一把刀，我根本不知道是谁放到我手里的。我被一群死人包围，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是血，好可怕。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记得吵吵闹闹的，然后我看见一片红，我猜想那是血。之后眼前每样东西都变成黑的……我就昏死过去了。

她大概不会说“昏死过去”吧。

幻想充满了她出神的几分钟，并且化作她人生的一部分。她的种种幻想属于没格调的家庭电影，而非经典长片。在这些电影里，她并非处在她自己的世界；她置身于另一个同样也属于她的世界，一个专门制造这些电影的时空。片长九十分钟、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在自己的电影院里，她静默地构想着画面，借着放映机投射出去，而片长也可能只有几秒钟。短短几秒交代一生。

时间有点晚了，也可说是有点早。伊丽莎白注视着眼前黑色金属高脚架上的时钟。时钟就是告诉你时间用完了、过去了，像垃圾一样。丽莎蜥蜴^①——洛伊这么称呼她——凝视着它永远呆滞的脸，她看着那小小指针滴滴答答继续向前走，时钟的指针抽筋似的急扭到一块儿。谋杀一群白痴需要花多少时间？她双手紧握。这双手不够大，勒不死任何一个大块头。

^① Elizabeth 拆开，取其中 Lizard 为昵称，Lizard 即英语“蜥蜴”。



有对情侣在街道的另一边散步。他们勾住彼此的手，手臂和身体活像八爪章鱼纠缠在一起，贪婪地吞噬彼此。接着他们看见到处是垃圾，便迅速移到空荡荡的街道中央，在那儿热吻起来。街上就只有垃圾和老鼠，完全不见车子穿梭。这对热恋中的情侣丝毫不在意那些在地下活动或是躲在垃圾桶后头的老鼠。爱情会使你忘却老鼠。她猜想这对情侣哪一个会先因老鼠感到失望。她没法了解为何老鼠会使人失望。

她和洛伊刚开始同居时，偶尔她会等洛伊回家。她总是凝望着钟面，希望它会说话。时钟滴滴答答一直走。他在哪里？终于，他回来了，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得很快，醉了，胡闹一通，或是累了。她气得痛骂一顿，然后觉得舒坦许多。时间久了，她就不再有等待、喜悦、生气的感觉了。她不再担心他何时进家门，她信任洛伊，他没有理由伤害她，虽然伤害人未必需要理由。

洛伊在睡觉。

他令人费解。他们彼此相爱，虽然不知是何意思。有时彼此憎恶，生活中有恩爱也有相互憎恨的场面，他们对彼此总是很感兴趣。他希望伊丽莎白自己煮饭，但她不会。

对街三楼的人家开了灯。有个男人由窗口探出身子。他身穿T恤，看不出短裤，或是长裤。很难说。他只露出上半身。他注视着垃圾，然后目光游移到对街，再往